

# 二月二 腊肉香

母亲打来电话说：“腊肉煎好了，我托人给你捎去些，别忘了吃。”挂上电话我才想起二月二到了。

在我的家乡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：“二月二，龙抬头，大仓满，小仓流，家家户户煎腊肉。”煎腊肉是我们这一片儿独有的习俗。

记得小时候，每到二月二这天，村子里就特别热闹。人们早早起床，把一个长长的木棍放在门口，挡住一年的福气财气不外流。然后在院子里用灶灰撒成一个又一个的圆圈，大小不一，形态各异，称为“粮囤”，祈祷新的一年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。做完这一切，就开始煎腊肉了。

腊肉是过年时特意备好的猪肉，用水煮透后裹上一层厚厚的盐腌着。腊肉一般肥肉偏多，瘦肉只是点缀。在盆里搅些面糊，撒上佐料，将肉切成薄片，放进面糊里蘸一下，放入油锅煎至焦黄就行了。一会儿，那诱人的香味就溢出来了，飘的满村都是。

母亲煎腊肉的水平可谓一流，我们姊妹几个就像盼过年一样盼二月二。母亲干活仔细，她煎腊肉时，总是用文火慢慢地煎，这样腊肉的外皮

不容易糊，而且肉里面的油也会被逼出浸到面皮上，如此一来，外皮就煎得金黄黄的，香酥焦脆，里面的肉晶莹剔透，吃起来不油腻，特别美味。每每这时，我家几个小馋猫总是趴在锅台边眼巴巴地看着黄澄澄的腊肉，口水都快流出来了。母亲刚把腊肉铲出来，我们就迅速扑上去各抢一块往嘴里送，也往往被烫得龇牙咧嘴。母亲总是心疼得训斥着或是佯装用锅铲子打我们。我们嘻哈着跑开，可这并不妨碍腊肉进嘴的速度。轻轻就着热气咬一口，外皮の焦脆，肉质的酥软，伴着那股子沁鼻的香气，真堪称人间美味。

母亲煎好腊肉后，她总是端着盘子到村口的柳树下吃。那里已经聚了不少端着腊肉的人。大家你尝尝我家的，我品品你家的，和谐的快乐在筷子的交叉中传递着。

成家后，我也一直试着煎腊肉，可无论怎么努力也煎不好，不是皮糊就是肉生，更煎不出小时候吃的那种味道。或许是因为里面缺少母爱的成分吧。村口的那棵柳树也早已不知去向，但，那悠悠的腊肉香却是我一生中最美的牵挂。

（郸城县李寨学校 倪雪萍）

## 柳之美

今天在校园，看到门前的一排垂柳已经长出了嫩芽，短短的，绿绿的，微风一吹，万千枝条随风飘荡，宛如靓丽女子飘扬的秀发，美得让人陶醉。此情此景，我不禁想起唐朝诗人贺知章的那首《咏柳》：“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细叶谁裁出，二月春风似剪刀。”我想他也是被这美景迷醉了吧，不然怎么会写出流传千古的好诗来呢？

柳树不是稀有树种，更不是什么名贵树种，在小河岸边、田间地头、家庭小院都可以看到它婀娜的身姿，但是柳树是所有树木当中最勤快、最坚强的一种。当杨树还在呼呼大睡的时候、当桃树还赖在柔软的床上不想起来时、当桐树惧怕寒冷不敢出门时，柳树已经抽枝发芽，向人们传达春天的讯息了。人们经常说燕子是春天的使者，而我却认为柳树才是当之无愧的使者，因为它比燕子更早向人们报告春天的来临。

默默奉献的人是令人肃然起敬的，悄无声息率先美丽了大自然的柳树是让人难以忘怀的。在乍暖还寒的初春，周围还是一片萧瑟沉寂时，柳树已经披上绿色的新衣向人们报到了，让困了一冬的人们可以舒展舒展筋骨，抖擞抖擞精神。炎热的夏季来了，它为人们撑起一片绿荫，让劳累的人在树下歇息；当秋风吹来的时候，各种花草树木都凋谢了，它仍然在坚持，直到寒潮来袭，才依依不舍地褪去已经发黄的外衣；肃杀的寒冬来了，各种树木都只剩下了光秃秃的枝干，而柳树还坚强地保留着柔软的枝条，好让人们目光所到之处不会显得那么单调。

人们常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柳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。柳树可以率先得到阳光的爱抚，在整个早春独领风骚。自古以来，柳树就是文人画士笔下的宠儿，咏柳赞柳的诗词歌赋层出不穷，画柳绘柳的杰作数不胜数。唐代贺知章的《咏柳》流传了千年而不衰、明代的宫廷画家吕纪的《柳荫双鸭图》成为当时达官贵人争相收藏的珍宝。可见，人们对柳树的喜爱是由来已久的，古人也好，今人也罢，都无一例外被它独特的美所折服。

柳树的美不只是外表，重要的是内在。

（商水谭庄二中 杜永浩）



## 捉黄鳝

今天，阳光明媚，春风送暖，妈妈带着我去沙河边玩。

站在岸边，我看到水里有一条小黄鳝在游动。我想捉到它，把它放到鱼缸里，让它和我一起玩。于是，我就找了捉黄鳝的工具——一根小树杈和一个空矿泉水瓶子。

这时，我看到这条小黄鳝在水里时而“跳舞”——将身子竖起来不停地扭动腰肢，时而直立不动。我趁它直立不动时赶紧用小树枝将它挑

到浅水处。我正要抓它时，小黄鳝哧溜一下游走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发现这条小黄鳝又游来了。它在水中静静地趴着，像是在嘲笑我是它的手下败将。我想，这真是天赐良机啊！我赶紧将瓶口放在它头部的水面上，想将它装进瓶子里。但这条小黄鳝扑腾一下又跑了，还溅了我一身水。

我虽然没有捉到黄鳝，但我捉到了快乐。我想，小黄鳝在水里也会和它妈妈一起自由地、快乐地玩吧。

（周口闫庄小学 谢童谣）

## 君子报仇

数丈之外,显我人格,扬我家威。

  练功不上一年,奇迹出现了:一向驼背的我腰板直了,一向软绵绵的胳膊腿儿有劲儿了。更不可思议的是,对于“复仇”,我的内心有了微妙的变化:邻居之间的矛盾是敌我矛盾,还是人民内部矛盾?化解矛盾的上策又是什么?

  随后,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。那天,我正在小院里蹦跶,只听“哐”一声,后院巨响,浓烟滚滚。

  “灵呀,快帮俺们救火呀!”后院那家伙的老婆哭着我叫。我没空多想,拎起水盆冲了上去……

  回想起来,假若我当时挥剑携妇与邻居格斗起来,自然,两虎相争必有一伤,弄不好要吃官司。可以说,是“君子报仇,十年不晚”使我有了解思考的余地,方有了如今邻居之间的别样天地。因此我想,当我们面对不解或羞辱,实在难以克制的情况下,不妨咬牙切齿地叫一声“君子报仇,十年不晚”。

  我想,不到十年肯定就会有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的感觉。

  当然,面对歹徒则另当别论。

（淮阳县鲁台镇马庄村 马凌）

《百姓写手》稿件请投至  
电子邮箱：  
zkwbbxxs@163.com

## 一辈子没称呼

大千世界,无奇不有。文友丁古结婚半个多世纪了,令人啼笑皆非的是,他们夫妻间竟没有称呼,日常生活中,彼此喊叫对方都是“嗨”、“喂”、“你”。他们这样常遭人“非议”。

  丁古妈曾训斥儿子媳妇:“粪堆还有个名哩!你们哪像两口子?”夫妻俩偷偷伸舌头抿嘴一笑:“妈,俺叫不出。”“叫不出名,不会叫‘孩他爹’‘妮她妈’吗!”

  之后,丁古夫妻还是叫不出口,仍我行我素,这正应了“习惯成自然”的老话。丁古妈也只有听之任之了。

  前不久,我与丁古在乡物交会上相遇,久未谋面,就席地坐在场外聊起来。忽听“喂”一声妇女的喊叫,丁古寻声望去看到老伴,却又佯装没听见,回过头来

和我接着话茬聊。可我发现他的目光几次往喊声处睨视,似乎还怕我追问。看出来丁古是认识那妇女的。很快,那位妇女走过来了。丁古有些慌神儿。

  那妇女不亢不卑,拉住丁古的衣领嗔怪道:“嗨!你咋不吭声?”丁古“我……我……”地嗫嚅着,尴尬起来。我只有猜想,不敢妄言。为解丁古的窘迫,我微笑着问:“这位是——”,他俩心照不宣地用眼神交锋约三秒钟,随后,丁古腼腆地指着那妇女说:“这是我家属,嗨……家属。”我笑道,原来是嫂夫人,失礼,失礼。妇女刚乐呵呵地指着丁古说:“他是我老伴!”

（淮阳县曹河乡 张宜举）

## 哥哥

  每次想起哥哥，都仿佛看到他上大学回来时，给我买一大包水果糖，我迫不及待跑出去在小伙伴面前炫耀，并和大家分享，一起享受儿时的快乐。虽然哥哥已经不在在了，但那些五颜六色的水果糖，仍在我心底时时甜蜜着。

  哥哥农大毕业后，在生产队任农业技术员。当时还没有电视机，每天早晨五点左右，我就听见收音机被打开，哥哥在听农业知识讲座。哥哥学以致用，没多久就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农业技术专家。改革开放后，哥哥从农技站辞职，在镇里开了个门店，经营农资产品，顾客络绎不绝。不过一天下来，哥哥也累得腰酸腿疼，有时生意忙起来连饭都顾不上吃。经年累月，哥哥患上了乙肝。后来经过积极的治疗，再加上哥哥坚持锻炼，病情基本痊愈，但药还是不能间断。又过了几年，哥哥去医院复查，发现肝部原有的一小块儿黑影已经钙化，医生建议最好手术，避免后患。

  手术还算顺利，哥哥恢复状况不错。

  一个月后，哥哥去做透析，先是呕吐不止，继而浑身无力，让人看了有说不出的难受。好转——透析——好转——透析，如此反复，把哥哥折磨得生不如死。后来，哥哥说什么也不愿再去，病情日渐严重，出现肝腹水，只好又得住院。不过稍有好转，哥哥就坚持要回家。我隔三差五回去照顾他，看着被病情折磨的哥哥，我心如刀绞。哥哥也是强忍着，尽量不让我们看到他的痛苦，勉强支撑着虚弱的身体。在最后的几天里，哥哥看我忙前忙后，非让我回去。我怕他多想，只好顺从地回家。没想到，当天夜里，哥哥就撒手而去，这让我痛不欲生。

  哥哥虽然去了，但他的音容笑貌仍然伴随着我。我经常梦见哥哥，在梦里他还像小时候一样教我学骑自行车呢。

（川汇区 思思）